



◎ 趙衛東 著

 全真道研究中心叢書③

金元全真道教 史論

齊魯書社

◎ 趙衛東 著

 全真道研究中心叢書③

金元全真道教 史論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金元全真道教史論 / 趙衛東著. — 濟南: 齊魯書社, 2010. 8

ISBN 978-7-5333-2456-8

I. ①金… II. ①趙… III. ①全真道—道教史—研究—中國—金代②全真道—道教史—研究—中國—元代
IV. ①B956.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89879 號

金元全真道教史論

趙衛東 著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

開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張 14.75

插 頁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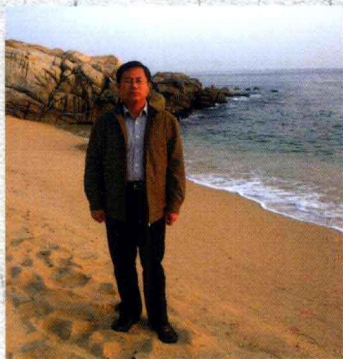
字 數 384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456—8

定 價: 42.00 圓



趙衛東 1970年生，山東壽光人，哲學博士。現為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全真道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道家道教研究，已出版著作有《丘處機與全真道》、《分判與融通——當代新儒家德性與知識關係研究》、《譚處端學案》等。

序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金元全真道教史論》，是山東師範大學趙衛東博士的新作。趙博士雖然年輕，但在全真道教研究上已有一系列驕人的成果，如出版了《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集》（輯校）、《馬鈺集》（輯校）、《全真道五祖、七真的形成過程》、《譚處端學案》等專著，還主編了若干次山東舉辦的全真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受到社會人士的歡迎和學術界的好評，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他的學術成果在內容上有兩個特點，一是集中論述全真道，二是有鮮明齊魯文化色彩。趙博士選擇全真道研究作為學術主攻方向，而且路子越走越堅定，有一段歷史的機緣和經過。

山東是孔孟故鄉，儒學發源地；同時也是道教七真的故鄉，全真道的發祥地。這兩支地區性文化後來都走向全國，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部分。儒學研究一向比較活躍，而全真道研究在此前尚未引起山東學界的足夠重視。本世紀初，我作為在北京的山東籍學者，被聘為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再加上對山東文化多一份鄉情的關注，便產生了推動家鄉全真道研究的設想，

這一想法得到了中心的熱情支持。爲了更好地開發山東全真道文化資源，以改變齊魯文化研究中儒熱道冷、儒強道弱的不平衡狀態，在首都師範大學白奚教授協助下，我從中心申報並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吸收常大群、白如祥、趙衛東三位山東博士擔當課題組主力成員。其時趙博士剛從山東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對儒學和道教學都有濃厚興趣，並有初步學術積累。當他得知課題組的任務和意圖之後，經過認真思考，毅然下決心投入課題實施工作，並確定了今後以研究全真道爲主的學術進路。趙博士在課題調研和寫作中表現是出色的，他撰寫了全書中的兩章和附錄之一，是課題組成員之中寫作篇幅最長、內容最多的一位，在史實和文獻的考辨上相當用心，表現出很好的學問功底。該課題最終成果以相同書名出版後，獲北京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趙博士與有力焉。其後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全真道研究所，趙博士是負責人，不僅自己繼續投身全真道研究，還整合省內研究力量，聯絡地方政府和社會人士，全方位推進全真道研究；又走出山東，到北京和全國各地乃至港臺尋求支持，加強與外部的合作交流，擴大山東全真文化的影響，終於使山東全真道研究逐步開展起來，我多年的願望在趙博士推動下得到初步實現，這使我欣慰。

《金元全真道教史論》是一部精煉的全真道史，體現了學術研究上綜合創新的方向。第一，它有史有論，敘述了全真道發生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又闡釋了全真道研究中世人關注或有爭議的若干重大問題，如第六章；還站在今天時代的高度說明了全真道的當代價值及其新形態的建構，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這樣，本書就超出了描述性的全真道史，而成爲史論結合、

邏輯與歷史統一的作品，有了理論的高度。第二，它善於運用山東全真道的資源，有重點地比較細緻地闡述了全真道在膠東建立“三州五會”、山東全真道活動中心的變遷、全真道走向全國之後留守山東的高道，以及山東全真道文化遺存等內容，而這恰恰是一般道教史作品所欠缺的。第三，它重視文獻資料的收集、辨析和解讀，去偽存真，用準確可靠的資料作為理論分析品評的根據，不蹈虛襲故，用史實說自己的話，這是趙博士做研究的一個突出的優點，在辨正丘處機“一言止殺”和考證史料《玄風慶會錄》等問題上有集中體現。同時，作者勤於田野調查，走遍全真道在山東的活動地區特別是膠東崑崙山一帶，用實地考察的資料補充文獻的不足。這部書由於以上三大優點，而具有較高學術價值，我相信它會受到學界重視，為推動全真道研究做出實在的貢獻。

據我所知，趙博士辛苦收集的《山東道教碑刻集·青州昌樂卷》即將出版。目前，他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山東道教碑刻收集、整理與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丘處機研究》，又承接了香港青松觀全真道研究中心項目《全真道教史》金元卷的寫作任務，並擔任該中心《全真學案》和《道教譯叢》兩套叢書的編委，可謂能者多勞、生機勃發。趙博士處在年富力強之際，目標明確，又奮進不息，是全真道和道教學研究領域的後起之秀，前程遠大。我與他是忘年之交而友誼深厚，我看到他不斷有新的學術成果問世，心實喜悅，謹在此表示衷心祝賀。全真道研究仍處在開創階段，無論是實物資料的收集和文獻資料的辨證，還是事件、人物的專題研究，都有待繼續深入進行下去。道家全真學與宋明儒家道學、佛家禪學是中國思想史上三個理論高峰，而今天，全真學研究在三者中最為薄弱，需大力開展。再擴大大一點說，

全真道主張道、儒、佛三教一家，三教關係的研究不僅是全真道研究題中應有之義，而且關乎對中華思想文化內核的充分把握，也會深化儒學與佛學研究，而相關論著還不多見。至於全真道文化的現代轉型及其與當代生活的互動，更有待探索開拓。由於種種原因，全真學長期不是顯學，與其真實的歷史地位很不相稱。如果我們的研究工作做得卓有成效，將會使已呈現的中國思想史的面貌大為改觀。由此可見，全真道研究尚任重而道遠，我期待並相信趙博士在今後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加優異的業績。特應趙博士之約，略述所懷以為新書之序。

牟鍾鏗

2010年4月於北京

目 錄

序	1
第一章 王重陽與全真道的創立	1
第一節 王重陽出家修道的內在動因	1
第二節 王重陽修道成功的外在條件	14
第三節 王重陽在陝西的傳道活動	22
第四節 王重陽東邁山東傳道的原因	31
第二章 全真七子拜師王重陽及其次序	53
第一節 全真七子拜師王重陽	54
第二節 全真七子拜師的次序	68
第三章 “三州五會”的建立及其特徵	83
第一節 “三州五會”的建立	83
第二節 “三州五會”命名的喻意	89
第三節 “三州五會”的基本特徵	105
第四章 馬鈺東歸對山東全真道的影響	110

第一節	馬鈺東歸的原因	111
第二節	馬鈺東歸後的傳道活動	116
第三節	馬鈺東歸對山東全真道的影響	122
第五章	王處一五次被宣與全真道的發展	127
第一節	金世宗對佛道的態度	128
第二節	金世宗宣召王處一的原因	131
第三節	金世宗兩次宣召王處一	136
第四節	金章宗三次宣召王處一	141
第五節	王處一五次被宣對全真道的影響	147
第六章	丘處機“一言止殺”辨正	150
第一節	丘處機的止殺救生行爲	154
第二節	丘處機早期傳記爲何無止殺之說	161
第三節	《玄風慶會錄》有無止殺言論	165
第四節	對楊訥提出的三個問題的辯駁	172
第五節	“一言止殺”是否屬實	179
第七章	全真道“五祖”、“七真”的形成過程	183
第一節	“五祖”的構成及其原因	184
第二節	“五祖”的形成過程	228
第三節	“七真”的構成及其原因	234
第四節	“七真”的形成過程	264
第八章	山東全真道活動中心的變遷	271
第一節	以崑崙山爲中心創立全真道	271
第二節	靈虛觀、玉虛觀、太虛觀三觀鼎立	277
第三節	嶗山與泰山東西對峙	285
第九章	金末元初留守山東的全真高道	296

第一節	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圓曦	298
第二節	廣川真靜大師崔道演	309
第三節	清虛純德輔教真人范全生	313
第四節	清和大師真常子范志敦	319
第五節	崇真保德大師天倪子張志純	322
第十章	山東全真道文化遺存	339
第一節	嶗山全真道及其傳承	340
第二節	崑崙山全真道諸宮觀	362
第三節	大基山道士谷及其附近宮觀	382
第四節	鐵槎山雲光洞與增福延壽宮	395
第十一章	全真精神及其當代價值	398
第一節	先人後己，苦己利人	399
第二節	普濟群生，遍拔黎庶	404
第三節	重生戒殺，清靜寡欲	408
第四節	三教合一，開放包容	412
第十二章	全真道的興衰與生活道教的建構	416
第一節	三教合一，文化多元	419
第二節	政教分離，獨立自主	429
第三節	隨機施教，廣結善緣	439
第四節	學修並重，與時俱進	448
參考文獻	453
後 記	462

第一章 王重陽與全真道的創立

全真道研究近年來取得突破性進展，尤其是關於早期全真道的研究更是碩果纍纍。但是，以往的研究仍然還是主要局限於對全真道中某些基本問題的概括性把握，至於對其中個案的深入探討，尚嫌不夠，這導致學術界對於早期全真道中一些關鍵性問題仍然存有爭議。下面擬對王重陽創立全真道過程中幾個目前尚未解決的問題加以探討，並提出一些個人的陋見，以企對早期全真道的研究有所裨益。

第一節 王重陽出家修道的內在動因

全真道祖師王重陽是陝西咸陽大魏村人，於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生於一個富豪之家，原名中孚，字允卿。入道後改名嘉，字知明，號重陽子。《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云：“先生諱中孚，字允卿，家世咸陽，最為右族。當劉蔣水竹煙霞爽塏之地，營起別墅，作終焉計。其為人也，骨木雄壯，氣象渾厚。眼大於口，髯

過於腹，聲如鐘，面如玉，清風飄飄，紫氣鬱鬱，有湖海之相焉。膂力倍人，才名拔俗，蚤通經史，晚習刀弓。”^①以上說明，王重陽是一位家境富有、相貌堂堂、文武全才、胸懷大志的儒家知識份子，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卻突然於金正隆年間出家修道，並很快創立了後來流傳繁衍近千年的全真道，成為全真道的真正創始人。對於王重陽由在家到出家，由修道到創教的過程，孟攀鱗在蒙古海迷失后元年（1249年）撰寫的《十方重陽萬壽宮記》中有一段描述，其云：

公諱喆，字知明，王其姓也。世居秦，家巨豪，資稟異，操行固，體貌魁偉，襟懷灑落，廓達有遠略，倜儻有大志。當其治平，就科舉，工文學；及其紛亂，喜刀劍，力武事。憫歲之艱食出粟以貸，哀人之陷死捐金以活，此以知其氣義也；遊戲於酒惟意所適，放曠於俗以狂自名，割親愛之情有勇斷，棄貨產之厚絕物累，此以知其高明也；飲甘河，遊醴泉，遇仙而受秘訣，豁爾開明，洞然了徹，深契至真之理，徑造太沖之機，此以知其能混成而臻其極也。隱南時，立別墅，煉形而為窠室，精究性情之本，盡祛氣血之惑，退妄作而進真積，遺幻泡而存妙體，此以知其能全神形而合其道之奧也；是以動靜一源，顯微無間，死生一致，微妙兩同，心符諸聖，理貫群經，發而為辭章，傳而為軌則，故其玄教之所及，高風之所扇，從而師之者奚翅流水之走下，此以知其德充而莫能形者也。^②

以上這段話，雖然對於王重陽的一生作了詳盡而精確的描述，但是並沒有說明王重陽為什麼要出家修道？為什麼要創立全真

① 《道藏》第3冊，第348頁。

② 劉兆鶴、王西平編著《重陽宮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頁。

道？從以上所言王重陽“廓達有遠略，倜儻有大志。當其治平，就科舉，工文學；及其紛亂，喜刀劍，力武事”來看，他早年顯然是一位熱衷於科舉的儒家知識份子，按理說應該以《大學》中所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在世間做一番轟轟烈烈的豐功偉業，但是王重陽並沒有這樣做，而是在中年以後，突然拋妻捨子離家修道，其間到底經歷了怎樣的人生觀的轉變？他出家入道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我們認為，其出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仕途受挫。金源璠《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云：“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間，收復陝西，英豪獲用，真人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①麻九疇《鄧州重陽觀記》云：“王重陽諱喆，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②《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云：“廢齊阜昌間，獻賦春官，注意而黜。復試武舉，遂中甲科。逮乎四十有七歲也。”^③《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王嘉》云：“弱冠業進士，係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④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時期的王重陽是一位志向遠大、積極上進的人，他曾經試圖通過參加科舉考試來獲取功名，從而建功立業。按照《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和《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的說法，王重陽不僅參加過文舉的考試，而且還應試過武舉。而且《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認為，他應文舉時因“獻賦春官，注意而黜”，又改為應試武舉，“遂中甲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道藏》第19冊，第723頁。

②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63頁。

③ 《道藏》第3冊，第348頁。

④ 《道藏》第5冊，第414頁。

科”。對於王重陽參加科舉的問題歷來研究者多有歧義，但無非有以下幾種觀點：

1. 陳銘珪在《長春道教源流》卷一中認為，王重陽為宋之遺民，並未參加過廢齊或金朝的任何科舉考試。其云：“王重陽，有宋之忠義也，其害風也，蓋憤激使然。……然則璫《碑》云天眷間應武舉，易名德威，非歟？曰：非也。劉豫廢後踰年，金熙宗改元天眷。麻《記》稱阜昌時已脫落功名矣，寧於天眷而反應舉耶？此蓋李志源輩乞文於璫，以璫為金源王子，為是飾說耳。劉、麻兩公並仕於金，所為《記》又在璫後，而其文如是，亦可以見重陽忠憤之夙心矣。”^①陳垣、南懷瑾、姚從吾等贊成這一觀點。

2. 郭旂認為，王重陽不僅曾經參加廢齊政權的文舉考試，而且還參加了金朝的武舉考試，並中甲科。郭旂通過對《全真教祖碑》、《金蓮正宗記》、《七真年譜》等史料的分析，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王喆確曾應‘廢齊’科考，並於天會十三年至十五年間（時王喆年二十三至二十五歲）中武舉甲科。”^②他的這一觀點，得到了詹石窗^③、鄭素春、白如祥^④等的贊同。比如，鄭素春就認為：“從有關的史料及碑記加以考察：王重陽於弱冠應劉豫偽齊的文科考試，並於廢齊後，金天眷二年或三年（一一三九·一一四〇）應武舉，中甲科。”^⑤

① 《藏外道書》第31冊，第13頁。

② 郭旂《全真道的興起及其與金王朝的關係》，《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③ 詹石窗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④ 牟鍾鑾等著《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齊魯書社2005年版，第88頁。

⑤ 鄭素春著《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版，第8～9頁。

3. 唐代劍在《王喆·丘處機評傳》一書中認為，王重陽雖然參加了廢齊的文舉應試，但並沒有機會參加武舉，因為偽齊和金皇統以前武舉並未開科。至於王重陽所獲得的酒監的官職，也不是通過武舉，而實際上是因為軍功。而且，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又重申了這一觀點，其言：“他在京兆府路舉行的府試中成績名列前茅。但在偽齊政府組織的會試中，卻因‘獻賦春官，忤意而黜’，沒有考中。故麻《記》說他‘脫落功名，日酣於酒’。”“至於‘應武舉’，王嘉則根本無機會。”他之所以得到酒監的職位，也不是因為應試武舉，而“是因為府試有名，後來天眷三年五、六月又隨金軍收復陝西得軍功後才獲得甘河鎮酒監這一低級差遣的”^①。

陳銘珪等之所以提出第一種觀點，主要原因是受了商挺《題甘河遇仙宮》詩的影響，認為王重陽有“宋之忠義”，不可能參加廢齊或金朝的科舉考試。這一點現在基本上可以否定，下面還要具體來談這個問題，在此不再贅述。以上第二、三種觀點都認同王重陽考過文舉，他們的分歧在於王重陽是否考過武舉。對此，雙方各執一詞，也各自舉出了一些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郭旂在《全真道的興起及其與金王朝的關係》一文中，主要是反駁陳教友關於王重陽因為宋之忠義而不可能參加廢齊或金朝科舉的觀點，通過一系列論述，他只是說明了王重陽非宋之忠義，有可能參加廢齊或金朝的科舉。但並沒有舉出有力證據來證明王重陽確實參加了金朝武舉的考試。鄭素春根據《全真教祖碑》提到王重陽應試武舉在金朝“收復陝西”之後，並認為，“重陽應武舉當在此金廷急需兵力之際，

^① 唐代劍《早期全真教研究四題》，劉鳳鳴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0 ~ 151 頁。

其年約二十八、九”^①。由此推斷出王重陽應試武舉的時間為金天眷二年(1139年)或三年(1140年)。但她並沒有對王重陽是否真的應試過武舉,或者說金天眷年間武舉是否開科,加以考證。而唐代劍恰恰是抓住了這一點,他根據《要錄》、《金史》等史料,考證出金朝的武舉開始於皇統年間,天眷間武舉還沒有開科,由此斷定王重陽根本就沒有機會參加武舉考試。那麼,《全真教祖碑》、《金蓮正宗記》等與《要錄》、《金史》等哪一個更可靠呢?恐怕後者要比前者更可靠,因為作為全真史料,《全真教祖碑》、《金蓮正宗記》不僅比不上《金史》等正史嚴謹,而且還有美化王重陽的嫌疑。因此,當兩者之間發生矛盾時,我們寧願相信後者,從而認同唐代劍的說法,堅持王重陽未參加過武舉科考的觀點。

其實,王重陽是否參加過武舉考試,對於我們這裏所要探討的問題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上兩種觀點都肯定王重陽當年確實很想獲取功名,而且從他曾經“易名德威,字世雄”也可以看出他當年的雄心壯志。但由於當時南北割據,戰亂頻仍,他的這一理想最終沒有實現。先不說他應試文舉“獻賦春官,注意而黜”,脫落功名,即使是後來他應試過武舉,而且確實如《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所言中了甲科,但這並不能代表他接下來的仕途就一帆風順。由於當時金統治者剛剛控制了陝西,對於漢人知識份子並不信任,所以王重陽不管是因為中武舉也好,還是因為軍功也好,最終只得了個甘河鎮酒監的小官,負責監督甘泉鎮酒稅的收取。這對王重陽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在此強烈的刺激之下,使王重陽

^① 鄭素春著《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版,第9頁。